

· 戴樹清 ·

奇特的飛行遭遇

——一個曾在黑蝙蝠中隊執行五年多大陸任務飛行員的述說

滾滾長江
東逝水，浪花
滔盡英雄，是
非成敗轉成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
渚上，慣看秋
月春風，一壺
酌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談
笑中。

老漢今年九十
歲了，回憶起當年
飛行生涯，真是感
慨萬千。一九四〇

年，那年我十四歲
，進入空軍幼校第
一期就讀；五年後
，抗戰勝利再進入
空軍軍官學校，歷
經九載的軍校教育
，讓我脫離稚氣，
成爲一個空軍「不
成熟」的飛行員。

官校畢業後，我便投入了戰爭，並參加徐蚌會戰，後來國軍轉進臺灣，我亦分派至新竹基地，當時也只是一個轟炸部隊小小的副駕駛，三年後成爲



加入官校棒球隊並曾擔任球隊隊長，展現運動天分。

了「半成熟」的四發動機之正駕駛，爲了保衛臺灣這塊土地擔任夜間低空巡邏任務，也奠定了我往後在執行夜間低空飛行任務時的良好基礎與飛行技巧。

當時，美國CIA（中央情報局）看到大陸鐵幕低垂、情報不易取得，便利用臺灣的人員，出錢出力成立了第三十四中隊（也就是人稱的黑蝙蝠中隊），隸屬空軍情報署管轄，並由蔣經國先生所指派的情報署署長衣復恩將軍（衣將軍曾經是蔣中正座機飛出大陸的飛行員）主辦。那時，我受命前往第三十四中隊報到，衣將軍問我：「你是自願來的嗎？」，我言道：「我非自願來參加，我是軍人自然是奉命而來的；自幼國家培養我，現在是國家需要我的時候，理所當然要挺身而出。」，衣將軍聽了表示認同，



筆者（後排左1）就讀官校時與來訪外賓合影。

我也因此加入了黑蝙蝠中隊。

剛開始隊上執行大陸任務，飛的是二戰時的老舊飛機RB-26及RB-17，並爲了避開共軍雷達，都選在月夜低空時執行投擲傳單、情報人員還有糧食等任務；但月夜飛行還是較易被敵機發現，執行一年我方就損失了三架飛機。一九五八年，CIA用海軍的P2V加裝兩具jet發動機改成了P2V-7J；我亦派往美國受訓，完訓後便由「月」夜低空變成「黑」夜低空，所幸即便改成黑夜低空執行任務也還算習慣，尙得心應手。那些年

，我飛了大半個大陸，北至佳木斯，南至海南島，西至西安；曾有人問我執行任務時有哪些精彩之處，我不諱言答道：「每次都精彩非常！」現在，讓我來述說幾段與大家分享。

以作戰來說，大陸依靠情報起家，情報消息特別厲害，再加上沿海砲火密集，進入大陸時常有被擊落之危險。在黑蝙蝠中隊期間，我經常於沿海約一百海裡左右，以低於一百五十英尺左右的高度飛行（現今臺北一〇一大樓約一千六百七十英尺），此種飛行在全神貫注的狀況下能飛五分鐘然後換手，但進入大陸後接踵而來的則是高度變化異常的山區飛行，所以我才說每一次的任務都是十分驚險又精彩非常。

父親的呼喚

當天，任務提示中即告訴我們此次執行重點，如地區偵察要點等，提示完畢後立刻上機起飛，我帶領連我一共十四人（飛行員三位、領航員三位、電子官四位、通信員一位、機械員一位及空投員兩位），任務地區為福建、浙江、江西、河南、江蘇、安徽及山東等地，飛行時間大約十二小時左右，這個地區平時都會有大批的MiG-17追蹤攔截，但當晚卻出奇的平靜，我心想平靜中必有奸詐，就在

飛行了兩小時之後，忽然在我的耳機中傳出了一個非常熟悉的聲音，是我父親的聲音，說著：「樹清，我是你父親銘忠，聽說你常常飛來，這是多麼危險的事，你娘她很好，大哥也很好，一家人都很好，聽說你常飛來大陸，以後不要再來了。」這個聲音播放了兩次，的確是我父親的聲音。又過了片刻，連著另外的話道：「N2Y飛行員，你飛向多少度，機場落地燈已經為你開了，落地後我們論功行賞。」對於這種利誘，我自然不予理會，接著這個聲音開始轉為叫罵：「你這個頑固不化的傢伙，你已經被重重包圍，今日休想逃脫。」當時，我想今日天空沒有米格機的攔截，何來重重包圍，因此我將N2Y飛到萬呎以上，就在此時地面砲火齊發，而已經飛至高空的我們於火網上安然而過，順利完成了這次的任務。

嵩山戰役（誘敵撞山）

這是一場我一生難忘的刺激戰鬥，當時CIA與臺灣合作飛大陸是極機密，也是不應該的事，因為以不明飛機往他國領空是不對的。話說此任務是在天黑時進入大陸的目標區西安市，當晚夜幕低垂我直飛大陸，由福建沿海進入未被發現，經過江西省六個機場，期間米格機起飛攻擊我機六次

均被我成功逃脫，當我飛至河南之際，必須爬高飛越嵩山時被敵機破壞，兩機在空中纏鬥了二十七分鐘，我機誘敵撞山順利逃脫。近來，我參考多方戰史資料，在前中共空軍副司令林虎先生所著的《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一書中曾提及此場空戰。

書中寫道：「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九日，農曆九月初一，是一個黑沉沉全晴夜，在二十時五十分左右響起了戰鬥警報，敵N2Y偵察機從安徽方向以航向三百二十度向河南方向竄，地面指揮所命令李學增和尚德贊兩架機立即起飛，前機至周口空域，後機至許昌空域。李學增組進入空域後不久，地面指揮所就開始引導接敵，李學增組進入敵機尾四公里左右，地面雷達即收到了敵機的電子干擾而失去目標；等到目標在雷達顯示再度出現時，敵機已竄到許昌地區上空，指揮所即令李學增組脫離，轉而引導尚德贊組經過一段時間對高度、速度的調整後進入敵機尾，並在敵機尾後兩公里處用機上雷達截獲了敵機。尚德贊立即興奮地向地面報告：「截獲目標」，地面也以激動的語氣命令：「咬住目標別放」，敵機發現機尾近距離有跟蹤，立刻施放電子干擾。但這一招並未能騙過尚德贊，他從密密

麻麻的電波中識出了目標的信號，緊緊咬住敵機不放，敵機看到干擾不成，又開始做改變方向及高度的機動飛行，漆黑的夜空扭了二十七分鐘的「大秧歌」（註），但仍然擺脫不了他的死死跟蹤，並且越來越接近截擊機火砲的有效射程。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敵機機上先進設備——全景雷達救了它的命，敵飛行員從全景雷達的顯示器上，發現在飛行方向前有一座高於飛行高度的大山（即少林寺所在地的中岳嵩山，海拔一千四百四十米），

它立即對準山峰飛去，在鄰近山峰前突然跌升越過了峰頂向前飛去。而尚德贊此時的飛行高度保持在九百米，沒有發現前面的山峰，還繼續依雷達顯示器上的目標跟蹤，但其實雷達上的目標已不是敵機而是山峰了，於是尚德贊和他組員駕駛的飛機來不及拉起撞到嵩山山峰下約八十米處。」

這場飛行是我一生難忘的刺激戰鬥，能以無武裝的飛機用計巧誘敵機撞山，是多麼精彩的事，而在此也要說明，林虎書中所曾提及的「全景雷達」，當時我機上並無此項裝置，故我機是經過嚴密的訓練、臨場發揮的膽識與精湛的飛行技術，才誘敵撞山成功，絕非書中所言之依靠先進設備。（此次任務，我空總現已過五十餘

年仍以保密為由不了了之，以一架無武裝的飛機用計巧誘敵撞山，應該給予青天白日勳章吧！）

黃山乾水壩空投情報人員

當年CIA與臺灣情報局合作，分別由陸、海、空三軍進行滲透任務，因此在大陸沿海常有我情報人員出入。這次高層想在大陸內地建基地，投擲情報人員，並指定在黃山附近的乾水庫，由我情報單位訓練完成後執行。上面指派我飛此項任務，當時新竹機場附近共黨眼線甚多，因此情報人員上飛機是由機場跑道頭前壤溝裡進入我炸彈艙。起飛後，他們稍作休息，等到快到目標前一小時我才通知他們換成大陸服裝（列寧裝），這些人員是我最敬佩的特工人員，既勇敢又有膽量，視死如歸。

到了目標區後，我按鈴告知他們，不到兩秒鐘的時間特工人員全數跳下飛機。任務執行完畢，我雖安返基地，卻被安排與組員們一起住在陽明山的空軍新生社，接受情報局的詢問。每日上午、下午都詢問一樣的問題，令我十分不解；兩天後，他們請我們吃了一頓大餐，然後謝謝我們便各自回營。一個月後，我又接獲命令執行相同的任務，到機場後又臨時通知任務取消；四天後，又通知我執行該

項日前取消的任務，我雖感到奇怪，但軍人就是聽命行事，也無多問。任務完成後安返新竹基地，情報主管接機時道賀說：「你投得太準了！」，同時眼睛也流出了淚水。

兩年後，我在越南聽情報人員述說，當年執行的空投任務，六位特工人員因為消息走漏，全部於空中遭敵擊斃，且從今而後內地情報人員也沒有活動了（大陸戶口非常嚴密，外人很難生存）。

北越空投情報人員

我飛了五年多，一共執行七十八次大陸任務，離開黑蝙蝠中隊後好像也只會打仗。當時越戰初起，CIA與越南空軍合作投擲情報人員，但其空軍大隊長阮高棋（後來此人升遷為越南國家副總統）完成任務次數甚少；某次，阮高棋駕DC-4飛來臺南CAT檢修，我亦獲令同機飛返越南西貢。對於我來說，只是一個沒有任何身分就闖入越南西貢的人，但抵達越南的次日，我便即刻取得越南人的護照，僅幾小時之隔，成了越南人！

執行北越的情報人員投擲任務比較簡單，因為北越雷達設備不大靈光，進出較易，然而單就投越南情報人員就要費心了，因為他們不比我國情報人員，越南情報人員膽子甚小，到



DC-4型機

了目標區跳傘時常常會在機門前回頭不跳，因此機上特別預備了兩位Kicker（踢匠），將臨陣脫逃的越南情報人員一腳踢下去，一個個踢下去，倒也花費不少時間。不過這種方式下飛機，落地後集合就更加困難了，我心想：「大江大海都過了，可別陰溝裡翻船啊！」

就這樣，小心翼翼地飛了一年多，期間每次執行任務成功返降，CIA就會贈送一瓶酒，整個任務結束後，我也儲存了三十多瓶洋酒。不幸的是，我將此機交給另外的組員後，約一個月左右他就失蹤了。

寮航的投降

寮國只有一個航空公司、一架民航（DC-4）及一組飛行人員，每星期飛兩次（西貢與香港），我被派飛這架DC-4機，每月薪資為一千八百美金（華航扣八百美金，只給我一千元），此任務相當輕鬆。有一天，永珍（寮國首都）傳來消息，寮共將攻擊此地；因此寮航命我飛往寮國另一個機場——百希（Pabco），當晚我即刻起飛，但夜間機場無跑道燈，僅以馬燈在跑道上替代，落地過程精彩萬千。我在百希住了一個星期，永珍再傳來消息，寮共已成功佔領永珍，並命我即刻飛返。當時，我身處異國也只有聽命行事，飛向永珍高舉雙手投降。這位寮共頭目名叫古不拉罕，非常友善，還以晚宴接待我們。

結語

身為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就應具備極愛國的精神，而何謂愛國精神？我認為就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升官發財請走他途」，這也是青年投身軍旅的最基本門檻；過去的歲月中，我們用生命來捍衛國家安全，而今面對當前國際情勢，各位小老弟們是否更應秉持「犧牲、團結、負責」的精神，肩負起捍衛中華民國的時代使命。

四十一年飛行歲月中，我的飛

行時數達近三萬小時，如今退休後夢境中仍看到白雲、黑夜、日出、日落，感嘆人生也不過如此而已！

註：秧歌為流行於中國大陸北方的一種民間舞蹈，以鑼鼓伴奏，有的地區也表演故事，而跳這種舞則稱為扭秧歌或鬧秧歌。文中「大秧歌」則引申為兩機空中纏鬥激烈的意思。



本刊第八八九期（一〇三年六月號）「口述歷史——憶空軍特戰史之黑蝙蝠中隊（四）」一文中，第七頁，「民國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許銀桂（李啓）組於廣東……」，文中所述「徐銀桂」誤植為「許銀桂」；另第八九〇期（一〇三年七月號）「『空軍之友』陳文寬老師返臺活動特別報導」一文中，第七頁，圖說「陳老師於復興航空PBY-5Y……」，文中所述「PBY-5A」誤植為「PBY-5Y」，本刊校稿時未注意，特此更正，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尚祈見諒！

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敬上